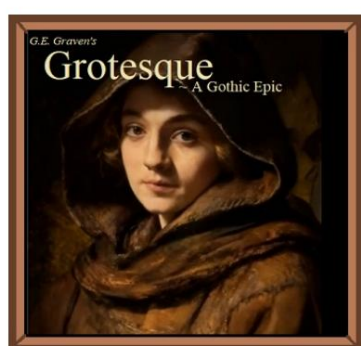


怪诞~一个哥特史诗

作者:GE Graven



第二章



法国阿维尼翁市 ~ 1342年

那时已是十四世纪的欧洲,阿维尼翁正是欧洲的中心。

基督教帝国。阿维尼翁坐落在罗讷河畔,是西方的巴比伦。这座城市熙熙攘攘,充斥着商人、占卜师、酒鬼、工匠、士兵、使节、荡妇和盗贼。高耸的城墙环绕着整座城市,旨在抵御外敌入侵。由于城墙内人口密集,污水处理成为一项艰巨的任务,一股恶臭如同无形却又触手可及的阴霾,笼罩着这座封闭拥挤的城市。

从那片恶臭弥漫之地拔地而起的教皇宫 (Palais des Papes) 巍然耸立。它建于罗马帝国遗弃的一块岩石之上,这座高耸的建筑既是圣座的基石,也是教皇的宝座所在。这座巨大的哥特式城堡是当时现存最大的建筑。它宛如一条巨大的巨龙,拥有十二英尺厚的坚固城墙,城垛、塔楼和箭孔一应俱全。

这座建筑群呈双宫状,拥有两个四合院。其两侧是巨大的大厅,其中最大最重要的当属枢密院、秘密会议厅。

宴会厅和宝库。其深处:一个巨大的酒窖,储存着数不清的葡萄酒,这些葡萄酒来自教皇绵延数英亩的葡萄园,并在成排的巨大木桶中陈酿。其中心:如同地狱般的炉灶,每天循环着数万个面包,滋养着阿维尼翁的巴比伦宝藏。教皇宫简直就是一座规模宏大的中世纪巨兽。它巍峨耸立,气势磅礴。

宫殿之内,腐败、财富、罪恶、权力和至高无上的权威如同蠕动的内脏,永不停息地翻滚收缩。城堡的走廊里总是挤满了红衣主教和教廷官员、教皇卫兵和侍从、议员和执法人员、目光卑微的妃嫔、骑士及其领主、来访的显贵及其随从,其中还包括教皇的显赫亲属和私人侍从。

在教宗本笃十二世在位期间,枢机主教团共有二十四位枢机。其中,布拉西枢机如同一头桀骜不驯的猛狼,令大多数核心成员都对他心生厌恶。布拉西枢机是枢机团中最年轻的成员之一,他身材高大,体格健壮,一头金发。然而,他最引人注目的特征,也最令人不安,在于他的眼睛——一只清澈的棕色眼睛和一只失明的、浑浊的眼睛,仿佛魔鬼的凝视。只有少数枢机在正式场合之外容忍与他相处。但对布拉西而言,他只需要少数几个枢机——那些在核心圈子中拥有足够影响力,能够满足他需求的枢机。这些人大多是资深枢机,同时也在教廷担任监督职务。

在阿维尼翁,地位较高的红衣主教通常会被指派负责管理宫殿的各个侧翼、大厅、小教堂和庭院。多年来,布拉西一直负责管理大地窖。这个宽敞的地窖是一条地下通道,开凿于1337年,贯穿了上方枢机会议厅所在的整个侧翼。

它。这个巨大的地下酒窖存放着数百个陈年酒桶,里面装着欧洲最顶级的葡萄酒。布拉西几乎负责葡萄酒生产的每一个环节,从葡萄采摘到装桶,包括后续的储存和保管。这通常被认为是一项极其重要的任命;酒庄的收入占教廷年收入的很大一部分。

因此,对于这座宫殿,大多数人认为布拉西是“葡萄酒之王”。此外,每一位鉴赏家都知道,与布拉西交好就等于与大酒窖交好。精瘦而粗犷的红衣主教劳兰·图桑是宫廷食品储藏室的主管, Boteillerie (瓶子仓库),以及非常肥胖但又很娇弱的红衣主教莉洛·朱林,

厨房和宴会厅的两位主管都自诩为美食家,而且都竭力讨好葡萄酒总管。布拉西很清楚这两人为何如此殷勤,然而,他们之中却也有一人……

至少,这是一种显而易见的友谊。

与规模庞大的枢机主教团不同,伪经委员会只有三位枢机主教——资深枢机主教哈杜尔·沙勿略、年长体弱的阿维特·巴西利斯特,以及最年轻、最新任命的枢机主教埃德玛·利安。

枢机主教泽维尔的遗体被发现时,他赤身裸体,身首异处。一位农家少年在阿维尼翁西边一条路旁的灌木丛中发现了他的遗骸。在他周围的灌木丛中,散落着他卫兵的尸体,同样遭到亵渎。他的死因至今仍是个谜。在谋杀传闻逐渐平息之前,教皇本笃十六世也去世了。尽管几位枢机主教坚称本笃十六世是被毒死的,并且认为这一系列谋杀案是更大政治阴谋的一部分,但这些猜测从未得到证实。布拉西与教皇的葡萄酒关系最为密切——而且他还是个暴君——许多人怀疑是他下毒,但没有人敢因为他暴躁的脾气而当面质问他。

本笃十六世国葬不到两周后,由法国人主导的教宗选举会议匆忙选举了另一位法国人皮埃尔·罗杰·德·博福尔,他是阿维尼翁教宗的第五任继承人。德·博福尔受洗后被命名为克莱蒙六世。大多数惯常的显要人物都出席了选举:枢机主教团和枢机主教会议的枢机主教、秘书长、副主教和副摄政、那不勒斯王国的主要教廷官员、较为杰出的主教以及所有形形色色的随从。

需要召集各方人士。值得注意的是,法国国王瓦卢瓦的菲利普六世的使节缺席,他抵达时为时已晚,未能参加仪式。

此次选举的权力表面上掌握在枢机主教团手中。然而,当时只有极少数人知道,真正左右教宗决策的权力实际上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即次经会议。几个世纪以来,枢机主教团的角色逐渐演变为教会的选举机构,如今服务于圣职。

这与任何议会机构服务于其整体组织的方式非常相似。相比之下,伪经会议是一个规模很小、行事隐秘且刻意不留下任何记录的教皇机构,其权力却足以与枢机主教团相媲美。

除了上帝的统治之外,次经没有任何其他统治权,并且只对上帝在世上选定的代表——圣父和教皇——负责。

伪经由两个截然不同的层次组成——上议院和下议院。

上议院由教宗及其任命的枢机主教组成,这些枢机主教又监督下议院的院长和修士。自成立以来,上议院的成员人数在六十至六十六人之间波动,每位成员均由上议院任命。上议院成员终身任职;只有在现有成员去世后,才会任命新的成员。上议院最初的三位枢机主教中有两位 巴西利斯特和莱昂 居住在阿维尼翁。

在一座名为“红城堡”(Château Rouge)的别墅里。然而,下议院的成员平均分配在法国和意大利内陆地区两座地位平等且位置偏远的修道院中。这两座修道院分别是位于法国奥弗涅省山区的卫兵修道院 (Abbaye des Gardiens) 和位于意大利翁布里亚省偏远山区的坎切洛修道院 (Monastero del Cancellolo)。

下议院的加尔迪安修道院由其驻院院长沃尼格管理,而位于意大利的坎切洛修道院则由其驻院院长多明古斯管理。这两位下议院院长都只向上议院枢机主教汇报,而枢机主教们则秘密地、仅向教皇汇报。这些与世隔绝的修道院自认为是本笃会修道院,但其管理却并非遵循本笃会的修道规则。它们自成一派,既非本笃会,也非方济各会,更非熙笃会。几个世纪以来,这些修道院一直……

它与修道院规章脱钩,完全受次经委员会的控制。该委员会及其两座修道院,以及其受人尊敬的圈子。

仆人们表面上如同“圣灵”一般,守护着教皇密室中最骇人的秘密。然而,很少有秘密能逃过路西法尔的眼睛 尤其是教廷的秘密。

因此,当路西法用死亡的气息蹂躏亚洲时,她也同样关注着欧洲,欺骗了其中的两个国家。通过联姻,法国和英国的王室血脉交融。简而言之,一位国王驾崩,英国便拥有了对法国的合法继承权 魔鬼藏在细节之中。然而,这些纠缠不清的王国最终陷入僵局,丧钟敲响。由此,百年战争拉开了序幕。这场战争的第一场战役,也是历史上最惨烈的战役之一,发生在法国的土地上,并将永远被称为血腥的克雷西战役。许多人将亲眼目睹在那个闷热的八月午后发生的惨状。

蓬蒂约克雷西 ~ 法国北部 ~ 1346 年 8 月

风暴的余波已然消散。雷声向西滚滚而来,闪电也随之消失。

远处的山峦被雷雨云吞噬。一只漆黑的渡鸦栖息在一棵被风吹得扭曲的栎树枝干间,拨弄着几片残破的树叶。它漆黑的瞳孔忽大忽小,冰冷而机械,仿佛有某种机器控制着它漆黑的眼睛。渡鸦摇了摇头,对着渐渐远去的雷雨云发出两声短促的叫声,然后又一声。

在橡树栖息处下方,一队法国士兵沿着泥泞不堪、布满车辙的道路艰难跋涉。

法国人 他们大多是农民,双手更习惯于挥舞斧头和干草叉而非刀剑 正穿过法国北部泥泞的山丘,向战争进发。他们新加冕的国王腓力六世曾对那个英国“走狗”爱德华三世说,法国绝不会与英国,或者任何其他国家分享王位。腓力宣布,法国是主权国家,王位只能属于他。爱德华对腓力狂妄的主张勃然大怒,从此决心推翻他,一路横扫法国,所到之处,村庄尽毁。他一心想要重创腓力,迫使他垮台。

他自己的部下。当菲利普得知爱德华的肆意进攻后,他召集了许多法国贵族,准备迎击入侵者。

菲利普的征召令如此强烈,以至于爱德华面对克雷西昂蓬蒂厄平原上庞大的法军,拒绝与其交战,并向北逃往加莱。法军信心满满,笃定能速战速决。

菲利普的军队规模庞大,由众多领主的军队组成 即使其中大部分是农民,人数也超过三万五千人,超过了英格兰军队。三对一。然而,法国的贵族和他们的骑士很容易与农民和商人大军区分开来:前者骑着骏马,手持旗帜,身披重甲,他们有着贵族的骄傲姿态和老兵特有的坚毅决心。

长剑、权杖和盾牌撞击着身披盔甲的战马,发出叮当声;成排的长矛在整齐的步兵纵队中晃动;弩车在崎岖不平的地形上艰难跋涉。上千个马鞍吱嘎作响;上千匹战马嘶鸣跺脚。

士兵们一边高声喊着命令,一边唱着歌,命令在各个等级间传递。他们抛下的田野和庄稼。八月潮湿的空气中,战争的轰鸣声如同安魂曲,哀悼着那些步履蹒跚、走向命运的士兵。尽管士兵们趾高气扬 他们笃定能迅速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俘虏大量英军 但他们内心却像战前夜受惊的猪群一样,充满了不安。

屠杀。这种共同的精神状态暴露出一种明显的紧张感,与其说是产生任何具体的估计,不如说是产生一种无形的预感 一种模糊但又令人分心的意识,深入骨髓 一种末日将至的感觉。

就连战马都能洞察到其中的奥秘;然而,栖息在战场上方那棵枝干虬曲的橡树上的那只闪亮的黑渡鸦,却对此领悟得最为透彻。

一切 那是魔鬼本人无形的存在,以及与她同行的另一位随时待命的天使:死神。

在列队行进的士兵中,两名身披重甲的骑士骑着战马并肩而行。他们的胸甲上垂着无袖短袄,上面绣着相同的徽章。同样的徽章也装饰着他们的鞍毯和盾牌。这两名骑士隶属于拉昂领主阿梅莱特的旗帜之下。他们是兄弟。

相隔六年,带有布拉西的纹章和显赫的姓氏。

让-雅克和让-雷内是布拉西三兄弟中最小的,最大的是让-弗朗索瓦。

与放荡不羁的让-雅克不同,让-勒内与妻子阿尔萨·布拉西和独子米歇尔·布拉西居住在布拉西家族位于兰斯城北郊的著名庄园内的一座城堡中。除了庄园之外,让-弗朗索瓦还居住在阿维尼翁一座教皇所有的大型城堡——红城堡。他与几位其他教皇要员共同居住在这座两层楼的城堡里,他们的豪华公寓都位于同一屋檐下。

雅克咬掉苹果上最后一点果肉,扔向他哥哥的头盔。苹果核击中了勒内抬起的面罩,砰的一声关上了。勒内猛地抬起头盔,露出一抹愠怒的眉头,但目光却依旧直视前方。雅克笑着向前倾身,以便更好地观察他哥哥那副倔强的表情。

“好了,勒内,”年轻人笑着说,“战前笑一笑能提振士气。我可不是爱德华国王,小家伙!”说着,雅克从腰间的袋子里掏出一个新鲜苹果。

勒内冷冷地回答说:“这些人没有做好冲锋的准备。他们行军太累了。”

“我要把英国佬赶到海里去!”雅克高举着苹果,大声说道,“我要把苹果塞进爱德华嘴里,把他扔回海对岸。而且,因为我是你善良的哥哥雷内,我还要为你抓一个英国侍从。”说完,他笑着咬了一口苹果。

“他们应该摆出防御姿态,做好迎击的准备,”雷内说道。

“她们会像小女孩一样疲惫不堪,”他的兄弟反驳道。“她们经历了无数次的战斗。”他们一看到我们的人数,就会放下武器投降。

“他们绝不会投降。爱德华和他的黑太子都和他们在一起。他们会誓死捍卫他们 你真是愚蠢。”

“他们累了，”年轻人坚持道，“他们会投降的。你才是傻瓜，勒内。战后，如果真有战事的话，我会让这个傻瓜明白他到底是谁。”

“雅克，你接到命令了。你要像我一样服从命令。陛下的元帅已经下令所有旗帜休整，直到士兵们行军一天后恢复体力。”

“看看你周围，勒内。看看他们的眼睛 看看他们的精神！他们不会罢休。他们热血沸腾。他们会发动攻击；即使违抗命令。”雅克回答道。

“这些人中很多都没像我们一样经历过实战，”雷内提醒他。“而且我们奉命行事 效忠于阿梅莱特大人，他的旗帜飘扬在陛下麾下，”雷内啐了一口。“我们接到命令要休整。在接到进攻命令之前，我们绝不能对爱德华采取行动。”

两人环顾着缓慢行进的军队，彼此之间陷入了短暂的沉默。

那支队伍仿佛在他们面前和远处，无尽地延伸着，穿过崎岖不平的地形。雅克转向勒内，脸上满是厌恶，对弟弟说道：“如果这些平民百姓，大多没有盾牌和盔甲，却愿意用生命去对抗英国人，那么我也要骑马去保护他们。忠于法国，任何骑士都应如此。我们效忠法国 这些人就是法国，我要保护他们！”

“亲爱的兄弟，我提醒你，你曾发过誓，若违背誓言，必将处死。你也将永远剥夺布拉西家族的一切荣耀。这一天，无论好坏，都将对每一位布拉西家族成员产生深远的影响。”

雅克目不转睛地盯着前方，仿佛没听到勒内的话。

“该死的，雅克。”雷内低吼着，啪地一声戴上了面罩。

最后，雅克问道：“你也愿意和法国一起骑行吗？”

勒内抬起遮阳板回答说：“雅克，你完全失去了平衡。”

雅克做了个鬼脸，又问了一遍：“你愿意吗？”

“你根本不是什么骑士 或许只是个披着盔甲的傻瓜。”

“那么，你愿意吗？”

“我不会向让-弗朗索瓦坦白，我当时没有和他那个愚蠢的兄弟并肩作战。”

“是的，”雅克说。“正如他所说：十字架要么与我们两人同在，要么与我们两人都不在。”

“的确如此，”勒内叹了口气。他转向雅克，斥责道：“你让我别无选择。你乐在其中，是吗？”勒内皱起的眉头舒展开来，脸上浮现出一丝苦笑。“我必须和法国的丑角一起骑马。就这么定了。”

雅克轻笑一声，俯身靠近他的兄弟。“看看你们周围，勒内，我了解人心，你也一样。这些人不把小爱德华扔进海里是不会罢休的。胜利已是囊中之物。很快，我们就能取下爱德华的脑袋 还有他的王位。让我们看看你们的行动。”

枢机主教的十字架,愿我们冲向胜利。

勒内扔掉苹果,摘下头盔,从胸甲下抽出一条精致的金链。金链上挂着一枚镶满宝石的十字架,沉甸甸的重量不小。这枚十字架曾属于他的哥哥让-弗朗索瓦·布拉西,并由已故教皇本笃十二世亲自祝福过。弗朗索瓦坚持要求勒内和雅克在每场战斗中都要佩戴它。眼下,轮到勒内佩戴布拉西十字架了。这也是勒内感到自己必须加入哥哥阵营的原因之一。

如果雅克冲锋陷阵:他绝不会抛下他的兄弟独自面对死亡,更不会让他失去十字架。他也不会让法国军队孤军作战,无论他们多么愚蠢地团结一致。他对同胞和兄弟都同样忠诚,尽管方式不同;他会捍卫他们,也会尊重他们。勒内俯身探出身子

他从马上下来,把十字架递给雅克。雅克亲吻着冰冷的金属,微微低头表示敬意。一声雷鸣响彻乡野。雅克笑着,认为这是个好兆头。在他们头顶上方,一棵矮橡树的枝桠间,

一只闪着光芒的渡鸦抖动着羽毛,从栖息处猛地飞向西北方向的地平线,朝着英军的方向飞去。

“奉至高无上的主和圣丹尼斯之名,”雅克语气冷峻地低声说道。勒内重新骑上马,行了同样的礼节。他把十字架放回胸前,戴上头盔。

骑兵沿着军队纵队疾驰而下,高喊着:“准备!准备你们的!”
“武器!”队伍猛地向前冲去。

菲利普的军队追上了爱德华,爱德华别无选择,只能转身迎战。这位英格兰国王将他的骑兵和长矛兵部署在克雷西村附近的一座宽阔山丘上,弓箭手列队在前后,后方还有侍从骑着更多的战马待命。爱德华则在山顶一座被占领的风车内指挥作战。

短短的距离内,这只焦躁不安的渡鸦向东北方向疾驰而去,掠过一片粗糙的耕地,俯冲进一处隐蔽的灌木丛,那里被一道稀疏的山脊遮蔽。它明亮的身影在薊和紫杉丛中格外醒目,它刺耳的叫声惊扰了一位正在背风处方便的年轻英国弓箭手。“真是不祥之兆,不祥之日。”弓箭手低声说道,目光紧紧盯着渡鸦,仿佛那只鸟看穿了他,看透了他,它那异乎寻常的目光直击他的灵魂。他双膝一软,抱住头,仿佛要阻止它爆炸。他喘息呻吟,瘫倒在地,咽下了最后一口气。那只鸟

它尖叫着、疯狂地扑腾着,然后也坠落身亡,羽毛抽搐着落入灌木丛中。

死去的弓箭手猛地睁开双眼。他从地上爬起来,环顾四周。他的双眼空洞无神。眼白仿佛被洗去了一般,漆黑如乌鸦的羽毛。他取回倚靠在树干上的长弓,背上装满箭矢的箭筒,离开了这片树林,心中比来时更加充盈。即使排空了膀胱,他的心依然翻腾不已。那股黑暗的邪恶在他静止的胸膛中沸腾翻腾。他穿过灌木丛,来到一处阵型严密的前方:近千名弓箭手分列两侧,五百名步兵紧随其后。这支队伍占据着一处高地,俯瞰着东边的一条浅谷。

他们和西边,还有成千上万的士兵列队成两个整齐的方阵待命。弓箭手他加入了队伍。

正如雅克·布拉西所预料的那样,法军在指挥官来不及制止之前,便鲁莽地冲入了混战之中。山谷里,一群群叫喊着的步兵、长矛兵、热那亚弩手和法国骑兵,如同乌合之众般冲向英军占据的山脊。混战毫无秩序可言,士兵们在嗜血的驱使下互相推搡,甚至有人被刺穿。

他们因自己的笨拙而自取灭亡。

在山丘的英军一侧,一名心灰意冷的士兵从一排排高举长弓、拉满弓弦的弓箭手之间穿过。

“稳住!住手!”一个权威的声音吼道。活着的弓箭手们看到他漆黑的眼睛,纷纷后退,他们的队伍像分开的红海一样四散开来。

士兵们惊恐万分,互相低声说道:“快让开!他身上有魔鬼!”没有人上前阻止他,他转身穿过队伍,沿着山脊向下走去,把英国人和他们的阵地都抛在了身后。

“弓箭手!回到你的岗位!”一声洪亮的命令从队伍后方传来。那是克利福德勋爵的声音,语气坚定有力,但弓箭手依然缓慢而稳健地沿着山坡向下行进。在英军阵型的后方,是灰蒙蒙的天空。云层散去,午后的阳光穿透云层。由于阳光背对着英军,逼近的法军被照得睁不开眼。

从他自己的弓箭手中间,沃里克伯爵和牛津伯爵喊道:“克利福德大人,让你的弓箭手回来!各位大人,让你们的士兵各就各位!”

魔弓手从箭筒中抽出一支箭,脚步不停,便将箭深深地搭在长弓上。他漆黑的眼睛紧紧盯着山谷尽头附近的两个亮点。

“弓箭手!回来,否则会被从背后偷袭!”克利福德勋爵厉声喝道。弓箭手继续沿着山脊向下走,他黝黑的身影在混乱的环境中显得额外诡异。法国人向前推进。克利福德策马向前,他的旗手紧随其后。他走到一名弓箭手旁边,咆哮着命令把那个孤零零的战士扔到原地。

“是从后面来的,大人?”弓箭手不安地问道。

“我命令你上前去,放开那个人!现在就动手,弓箭手!”克利福德嘶嘶地说着,愤怒地朝后退的身影挥了挥手。

“遵命,大人。”弓箭手鞠躬,走到一个视野开阔的地方。他拉开弓弦,试探风向,将一支锥形箭射向山脊。箭矢笔直而迅疾地飞去,穿透了那死寂之人的后背,从胸口正中穿出。被刺穿的弓箭手停顿片刻,然后转身面向山脊。英国士兵只看到死者转身面向他们的身影模糊不清或许是想向他们致意。没有人看到箭矢离弦飞出,沿着山脊飞去 没有人。

他们眼睁睁地看着那支箭射穿了克利福德勋爵年轻弓箭手的眼睛。直到弓箭手倒地,他们才看到那支黑羽箭从他的头颅中穿出。魔鬼弓箭手转身继续向前,冲进了法军冲锋的咆哮口中。

“放开他!”克利福德怒斥道,目光死死地盯着那个行尸走肉。“弓箭手们,找准目标!各就各位!”

然而,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那个依然若无其事地走向前进的法国敌人,丝毫不在意那支刺穿它躯干的箭矢的东西上。

一声原始的英式大炮轰鸣声响彻战场,紧接着便是第一场箭雨。

箭如雨下,射向冲锋的法军。士兵和战马纷纷倒在箭雨之下,令法军惊愕不已。这些箭矢的箭头是一种新型的锥状箭头,这种箭头又长又重,是铁制的,能够轻易穿透盔甲。英国长弓由坚硬的紫杉木制成,配以坚韧的麻绳弓弦,需要一百磅以上的拉力才能拉开,因此能够以惊人的力量射出这种威力巨大的新型箭矢。法军骑士的金属盔甲几乎无法提供任何保护。

菲利普部下溃不成军,仓皇逃窜,便命令他们撤退重整旗鼓。他们却置若罔闻,冲过他的头顶,像疯了一样奔跑在山谷中。热那亚弩手们顿时陷入了长弓箭雨之中。

他们远离英军,扔下弓箭逃走了。菲利普的兄弟达朗松伯爵见状,下令将他们全部杀光。就这样,那天,死于法国战友之手的热那亚人比死于入侵的英国人之手还要多。

军队。

冷酷无情的弓箭手独自走在波涛汹涌的战场上。士兵和战马都服从他的命令。

那双黑眼睛令人本能地感到恐惧,没有人敢靠近那个弓箭手,他似乎对射中他的箭毫不在意。他从背后的箭筒里抽出另一支箭,搭弦,一气呵成地射出。箭矢落在近三百码外的战场上,砰的一声扎进让-雅克·布拉西的坐骑前肢之间的泥土里。两支热那亚弩箭射中了死去的弓箭手的肋骨,第三支则刺穿了他的大腿。然而,他漆黑的目光始终没有离开目标,箭矢丝毫没有阻止他,甚至没有减缓他的射箭速度。第一支箭还没停稳,第二支箭就已离弦。这一次,箭矢没有落空。它径直射入雅克盔甲的领口,刺穿了他的左肺。雅克从马上摔下来时,又一支箭从天而降;在他身旁,勒内听到一声令人沮丧的爆裂声,他的坐骑也倒在了他的身下。一支黑羽箭矢从那野兽的双眼之间穿出。但死去的弓箭手并非不死之身。就在他射出另一支箭矢的同时,一支弩箭穿透了他的喉咙,他最终倒在了地上。勒内跃起身,奔向他的兄弟。士兵们从他们身边呼啸而过,疯狂的冲锋丝毫没有减弱。

勒内抬起雅克的面罩,把他的头从地上抬起来,用臂弯托着。他眼眶里噙满了泪水;他知道雅克再也离开不了这个山谷了。
活。

“别这样,勒内,”雅克说道,脸上强颜欢笑与痛苦交织。“我光荣地倒下了。”他咳出一口气,鲜血汩汩涌出。“我愿最后一次拥抱我们的十字架。”

勒内一把扯下头盔,抬起下巴,猛地拽住颈链,十字架从胸甲上滑落。他笨拙地摆弄着十字架,带着它走向死亡。

哥哥的嘴唇。雅克吻了一下,笑了。

“勒内,当你杀死爱德华时,请伟大的让-弗朗索瓦·德·法兰西为我祈祷。”

他低声说:“发誓。”

“我以我的荣誉起誓,雅克。我也会为你祈祷,直到我生命的最后一刻。”

勒内笑着回应,泪水如雨般落下。这是兄弟俩之间由来已久的玩笑。他们用这个愚蠢的称呼来戏弄他们“过于严肃”的弟弟。

哥哥:弗朗索瓦·德·弗朗斯。当勒内将十字架推回胸甲下时,他的哥哥叹了口气,死在了他的怀里。

山谷对面,恶魔弓箭手动了动。他的工作还没结束。一根插在他大腿上的粗弩箭在他翻滚跪起时,随着一声刺耳的断裂声断了。箭雨如注,射穿了他轻薄的盔甲,然而,他的鲜血并未流出;他搭箭上弦,松开了手。雷内仰望苍穹,发出悲恸而又充满反抗的哀嚎,即便死神正乘着黑色的翅膀向他飞来。地狱之箭如同被诅咒的灵魂般划破大地。它穿透了雷内嘶吼的上颚,刺穿了他的大脑,劈开了他的头骨。他再也发不出声了。

他的身体倒在死去的兄弟身上,扭曲血淋淋的脸上满是惊恐。他睁大的双眼没有看到那支热那亚箭矢穿透了他的头骨,夺走了那个该死的弓箭手的生命。弓箭手倒下,再也没有动弹。

英军约有12000人,其中超过一半是弓箭手。全副武装的士兵列队站位,位于两翼弓箭手的中间,形成一个长约1800码的精确V字阵型。法军人数为36000人。一波又一波 总共15波冲锋的骑士涌入英军箭雨的包围圈,却只能徒劳地扑向倒下的自己和眼前的敌人。在溃逃的热那亚弩手、刺目的阳光和战场上未经训练的农民的疯狂尖叫声中,法军开始溃败。

战场一片狼藉。遍地都是英军的箭矢,在死者和牲畜的尸体中格外显眼,如同挺拔的麦秆。短短十个小时内,近五十万支英军箭矢从高高的山脊上倾泻而下,六千多名法国人和热那亚人应声倒地。这无疑是一场魔鬼之舞 而且是一支邪恶的华尔兹。

午夜时分,受伤的菲利普被迫撤退。他别无选择,只能将伤员弃于原地。菲利普的盟友,两位国王,也在这场惨绝人寰的屠杀中丧生;其中一位是失明的波西米亚国王约翰。菲利普别无选择,只能撤退。然而,爱德华没有留下任何俘虏。午夜时分,他的儿子,威尔士黑太子,趁着夜色,率领部下用长刀割断了伤员的喉咙。这场战役中,共有六千六百名法国人和几百名英国人丧生。从一开始,露西法尔就深陷其中。一切功劳都归于她;爱德华和菲利普两位国王,只不过是她宏大计划中的棋子。她是当之无愧的女王,而两位愚蠢的国王却在她面前沦为弄臣,浑然不知。

战后,菲利普屈服了。在两位阿维尼翁红衣主教的斡旋下,法国和英国很快达成了停战协议。爱德华继续占领加莱,菲利普则变得焦躁不安。英国人已经剥夺了法国的骑士精神。

战斗规则。徒手搏斗,面对面对抗 一场一对一的战斗

人与人之间凭借技巧、力量和勇气对抗的时代,被一种类似于从背后刺杀敌人的战术所取代。英国长弓的出现,无疑是对骑士阶层的莫大侮辱。尽管法国骑士们对此嗤之以鼻,称之为彻头彻尾的懦弱之举,但事实证明,对于像爱德华的军队这样的小规模军队而言,远程作战却极为有效。

随着路西法的介入,战争的艺术发生了改变,骑士精神的辉煌时代也落下了帷幕。

绝望之下,菲利普考虑向教廷及其众多受过良好教育的神职人员寻求帮助。然而,他需要的不仅仅是他们的祈祷。他需要资金,以及对抗英国新式武器——速射长弓及其穿甲箭的有力武器。他需要新的战略来应对英国人那些不择手段的战术。他渴望找到那决定性的反制武器和终极战略,或许能将爱德华逐出加莱,赶回英吉利海峡对岸。然而,露西法尔却对所有王位虎视眈眈,她心怀怨恨,却又表面上凌驾于一切之上,如同女王中的女王。教廷的王位和阿维尼翁的教皇宫也未能幸免。教皇、枢机主教团以及伪经枢机主教们,在她手中都成了猎物。而她,在他们之中,编织着一张罗网。

红城堡~ 阿维尼翁城 ~ 1347年4月

阿维尼翁的红城堡是几位红衣主教的住所,戒备森严。一名守卫在城堡后门的卫兵挪了挪脚——左脚后跟传来一阵刺痛。他摸了摸靴子,却没发现任何凸起的钉子;靴子里也没有木刺或荆棘,然而,那种刺痛感再次袭来:像一把小匕首刺入他的脚后跟,让他无法安宁。他环顾四周,寂静无声。夜深人静,寂静无声。卫兵偷偷瞥了一眼他岗哨的拱形入口,然后蹑手蹑脚地钻进了城堡厚厚石墙旁的灌木丛中。他满怀希望地拍了拍口袋,在背心口袋里发现了一张折叠的纸片,脸上露出了笑容。他靠在墙上,解开靴带,把纸片塞了进去。正当他重新系好鞋带时,一个身披斗篷的身影投下长长的影子,笼罩着他。他惊慌失措地迅速直起身子,差点摔倒。

“卫兵,你不在岗位上。”牧师轻声说道。“为什么?”
守卫走向拱门,一脸懊恼,那道阴影也上前挡住了他的去路。“我听到动静了,修士,”
他结结巴巴地说,“不过是公鸡在栖息罢了。”
灌木丛。

“啊,原来是栖息的公鸡。”我明白了。在更好的光线下,士兵看清了牧师,他身材高大,而且相当……

他身材魁梧,一头浓密的黑发。他似乎正盯着路面上的石板,然而,当他……

守卫的脸上闪过一抹阴冷的目光,如同匕首般锐利。“你竟然穿着没系鞋带的靴子去追咯咯叫的公鸡?”

“我没注意到,修士。”

“啊,我明白了。你没注意到鞋带松了。”这柔和的声音透着一丝诡异的矛盾。

那双闪烁的眼睛让守卫感到一阵紧张。“把命令给我看看,守卫。”

就在这一刻。

猝不及防 他一直在想这个令人不安的牧师什么时候才会让他专心执勤 士兵不情愿地弯下腰,脱下靴子。他取出临时绷带,递给牧师。

“在你那只没系鞋带的靴子里?啊。”牧师展开纸条,站在墙上的火炬下阅读。“卫兵,你的命令为什么在靴子里?”

守卫坦白了一切。神父嘴角勾起一丝冷笑,把叠好的圣职令还给他,说道:“然后……”

看来你的命令最好是被践踏。我们是不是该把这秘密藏在心里?

“如果您愿意的话,修士。我能帮上什么忙吗,修士 嗯 ”守卫努力想说出神父的名字。

“塞瓦勒 路易·塞瓦勒大主教 奉命前来觐见让-弗朗索瓦·布拉西枢机主教。”

“我这就去召来武术大师,他可以安排护卫。”卫兵正要转身离开,牧师却一把抓住他的肩膀,力道之大令人心痛。

“从你的命令来看,你是新来的,”大祭司低声说道,“我想你不想留下任何污点吧?我不需要护送,我来过这里很多次了。我会自己找到路。”

这名士兵确实是个新兵,而且入伍时间也不短,他感到一阵眩晕。

他心神不宁。服从命令至关重要;然而,却允许一个陌生人这样做。

独自一人进入城堡?这是不可思议的渎职行为,然而,他同样必须服从那柔和的声音 以及闪烁的眼神中的命令。

“访客有专人陪同。我必须 ”

“难道,”牧师打断道,“我没有注意到你离开了岗位?同样,难道你也没有注意到我进来?听我说,守卫;把我当成一只安静栖息的公鸡一样对待。夜已深,我疲惫不堪。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守卫别过脸去,回答说:“我明白了 正如你所说。我不认识你。”

我也没见过你。

“善意的谎言并非坏事。干得好。我会让这份恩惠得到三倍的回报。”牧师说着,拍了拍卫兵的肩膀,脸上带着士兵没有看到的冷笑。

他消失在拱形入口下方,飘过寂静的走廊。

城堡。神父走到一个拐角处,当他绕过拐角时,他的容貌和衣着都……
突然间,他变了模样,完全变成了另一种形态。他不再穿着长袍,而是……
他身着法国骑士的战袍。胸前闪耀着金光,镶嵌着宝石。
布拉西十字路口。他转过另一个弯,平静地穿过一堵石墙,身披盔甲的面容无声地融入了巨大的石头之中。

在让·弗朗索瓦·布拉西红衣主教的卧室里,当骑士的身影穿过坚实的石墙时,墙上悬挂的挂毯微微飘动了一下。红衣主教在他镀金的床上辗转反侧,呻吟不止,眼珠在眼睑下转动,追随着骑士的身影。

噩梦般的景象。让·弗朗索瓦在巨大的床上翻滚,困于梦境之中,仿佛正迅速坠落。突然,他倒吸一口凉气,猛地坐起身,双眼圆睁。汗珠在他额头上闪闪发光。噩梦被他发现后,便逃离了房间。红衣主教如释重负地耸了耸肩,重新躺回床上,双眼缓缓闭上,然后又猛地睁开。噩梦终究没有结束。他坐起身,心跳加速。

奇怪的是,在他的胸口。房间角落里,站着一个身披盔甲的骑士的黑色身影。

“谁在那儿?”弗朗索瓦嘶声问道,喉咙里哽咽着恐惧。那道黑影走了进来。月光透过敞开的窗户洒进来。

“雅克,”弗朗索瓦哽咽道,“是你吗,雅克?”他惊讶地捂住了脸。

“是我,让·弗朗索瓦。你过得还好吗?”骑士脸上似乎带着一丝顽皮的笑容。

“我 真的,我为你祈祷了。你好吗?还有雷内?”

“勒内像往常一样布道。他最好不要让我去拜访你 他已经明白了。”

可能会让你感到不安。

“哦,不,”弗朗索瓦撒谎道,“绝对不行!你必须让他来。告诉他,雅克。”

“弗朗索瓦,我来是要警告你一件可怕的事情,”骑士急忙低声说道。

“法国将在短短二十年内落入英格兰国王爱德华之手。爱德华将赢得众多法国贵族的支持。他将从西部和北部进军,赢得勃艮第的民心。他将瓜分法国。”

红衣主教十分困惑,回答说:“即使法国的大多数贵族都与爱德华结盟,他又如何能取得胜利呢?他根本没有一支强大的军队!”

“他必将得逞,”骑士厉声说道,“他已经与魔鬼缔结了契约。正是魔鬼向爱德华透露了战争的秘密!爱德华必将夺取我们的家园,让·弗朗索瓦,除非你在他出征之前阻止他 除非你现在就阻止他。”

弗朗索瓦脑子一片混乱。“这简直是疯了!我阻止不了这种事。如果我跟他说话……”

“这神圣的事情,他会让我发疯的,”他理直气壮地说。“你和勒内,难道就不能阻止这一切吗?”

“只有你能阻止这些事情发生,弗朗索瓦。”

“我无法阻止国王的意志,雅克。我也无法命令魔鬼。我只不过是”

“听我说,弗朗索瓦。”那黑影愤愤不平地走近一步。“伪经会议;你听说过吗?”

红衣主教身体微微一僵。他不情愿地承认:“我的确知道 但只知道其中的一些真理。那又怎样呢?”

“他们藏匿着秘密,一种足以摧毁英国国王的武器。弗朗索瓦,你必须掌控这件武器,你必须用它来对付他。但是,首先,你必须学习它的正确用法。这种知识保存在伪经的档案中,也就是一些人所说的《纳拉姆辛译本》。在这些篇章中,你将了解到这种武器的设计和运作原理。

“那我该如何才能拿到这些东西呢?”弗朗索瓦不以为然地问道。“档案馆守卫森严。他们用咒语才能进入。雅克,我不懂这些咒语!档案馆只供委员会使用。”

“魔鬼会将这个秘密告诉爱德华,而爱德华会去寻找纳拉姆辛卷轴。有了它们,他的力量将超越教廷。”

如果你不听我的话,他将占领整个法国。弗朗索瓦,你必须执行这项命令。即便不是为了法国和教会,也为了你的兄弟们:我们死得其所,光荣无比。就连天使也为实现上帝的旨意而陨落。如果必须有人牺牲才能让更多人活下去,那就是上帝的旨意。

弗朗索瓦回想起他的噩梦。“其他人呢?谁注定要倒下?”

“就连基督也堕落了,为的是让其他人活下去。我必须走了,弗朗索瓦。”骑士转身离去。

“再坚持一会儿!”弗朗索瓦喊道。

骑士转过身,咧嘴一笑。“你是弗朗索瓦·德·法兰西。看在上帝的份上,拯救法兰西吧。拯救我们所有人吧。”说完,他转身消失在墙内。

“等等!不!雅克!雅克!”弗朗索瓦猛地从床上跳起来,追赶着那转瞬即逝的身影。他跑过公寓的房间,猛地推开门,跌跌撞撞地冲进走廊。“雅克!”然而,长长的走廊里空无一人。

他哥哥的身影已经穿过走廊,跨过远处的墙壁,走进了神父的会客室。他跪倒在地。“雅克!回来!”他抽泣着说。

门吱呀一声打开,睡眼惺忪的客人们睡意朦胧地探出头来。

一位熟睡的牧师被房外的呼喊声惊醒,但他却没有睁开眼睛。

床头的油灯照亮了摊在胸前的经文,他的双手交叠放在上面。骑士站在床脚,俯视着沉睡的男人。骑士的盔甲缓缓融合变化,最终化作一位丰腴女子的闪亮肌肤,她的肤色苍白如死。她的眼睛、指甲和及腰的蓬乱长发,都漆黑如墨。她是纯洁无耻的夏娃的化身;她是所有女人堕落的源头 也是所有男人堕落的根源。她是路西法。她停在祭司面前,微笑着。无数女人的声音从她苍白的嘴唇中发出。“男人孤身一人是多么可惜 尤其是在我之下。不过,很快了。”

神父在梦中痛苦地呻吟着,翻身侧卧。摊开的经文散落在地,她赤裸的脚后跟踩在上面,她穿过城堡的外墙,只留下一阵亵渎的笑声萦绕在圣人的梦中,令他心烦意乱。

路西法尔的笑声完全合情合理 不到一个月,邪恶的种子就生根发芽了。

马洛城堡~ 阿维尼翁市 ~ 1347年5月

与属于枢机主教团的红城堡不同,阿维尼翁的马洛城堡属于伪经委员会,是枢机主教巴西利斯特和利安的住所。由于利安当时正在英国执行教皇的使命,年长的枢机主教独自一人待在马洛城堡。巴西利斯特在他的房间里熟睡着了。在他的书桌上,

一盏即将熄灭的油灯艰难地燃起火焰,摇曳的影子投射在附近的羽毛笔、墨水瓶和一封写好的信上,信上写着:

我最亲爱的枢机主教利安~

请原谅我的胆怯,但我最深的恐惧已经降临。

我的灵魂啊!我现在确信,泽维尔枢机主教的死并非偶然,黑暗势力正在对我们不利。他们企图夺取我们所守护之物。我恳求你,立刻返回阿维尼翁。

我们将一同坚持觐见教宗克莱孟四世。必须警告他其中的危险。我的朋友,快点行动吧。我开始担心自己的安危了。

此致,敬礼,奉教宗之命 枢机主教巴西利斯泰

一阵清风吹灭了火焰,后窗缓缓打开,一个身影浮现出来。一个叛变的守卫溜进了巴希利斯泰的卧室,跨坐在他胸口,一巴掌捂住了红衣主教的嘴。然后他拔出一把匕首,低声说出了事先被告知要问的问题。巴希利斯泰拼命挣扎,但他太过虚弱,根本不是这个强壮士兵的对手。入侵者发出恶毒的低语,警告他不许出声,抵在他脖子上的冰冷利刃清晰地表明了威胁。士兵移开手,等待回应。

巴斯利斯特不屈地盯着那张轮廓分明的脸,一言不发。刀刃缓缓移向红衣主教的左眼,留下一道浅浅的血痕。巴斯利斯特咬紧牙关。他咬紧牙关,却一声不吭。那只手再次捂住他的嘴,将他的头深深地按进枕头里。守卫用自己的体重压住巴希利斯特的胸口,将匕首刺入他眼眶下方的嫩肉。匕首刮擦着眼窝壁,巴斯利斯特发出了一声鼻音很重的惨叫。守卫将他的眼球扔到地上。

士兵告诉老人,他还有一只眼睛可以用来讨价还价,老人的挣扎劲儿已经减轻了一些。

巴希利斯特立刻开始讲述,把他所知道的一切都告诉了守卫。说完后,守卫要求他重复一遍通行暗号,以确保无误。他抽泣着,发誓自己说的是真话 即便如此,刀子还是刺进了红衣主教的右眼。巴希利斯特再次对着那只冰冷的手发出惨叫。他又一次被要求重复一遍。那些话。他喘着粗气,结结巴巴 那些话还是那一套。卫兵确信自己已经套出了受雇要收集的信息,便压在巴希利斯特的胸口,让他喘不过气来。红衣主教沉默之后,刺客顺着窗台滑了下去,消失在寂静的夜色中。

不久之后,他与他的赞助人在这场骇人听闻的事件发生后安排好的秘密地点会面。一个皮袋易手,受雇的杀手骑马离开阿维尼翁西门,穿过罗讷河大桥。然而,他还没走出一英里,一个早已埋伏在那里的窃贼就用阔剑砍下了他的头颅 以及他的皮袋。这起卑劣谋杀的证据消失在了法国的乡村。而凶手,让-弗朗索瓦·布拉西枢机主教,如今掌握了伪经委员会的秘密,进而也掌握了守卫森严的两座修道院 加尔迪安修道院和坎塞洛修道院 的大门。

【第二章完】



这部文学作品是创作出来的

d完全致力于

埃德加·爱伦·坡 (1809-1849)

愿他的精神永存我们心中。



~[GothicNovel.Org](https://www.gothicnovel.org)~